

□张向阳

一到任就忙赈灾

北宋神宗熙宁六年(1073年),老同学曾巩前脚刚走,苏辙就调任济南。“三苏”与宰相王安石亦敌亦友,惺惺相惜却又针锋相对。当年,王安石认为苏氏父子文风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,不讨人喜,他还拒绝为苏辙起草委任状。两年后,苏洵的“板砖”来了,他在《辨奸论》中称王安石“囚首丧面”“鲜不为大奸慝”,用文艺手法把相互的反感抬高一个档次。后来苏辙担任陈州州学教授岁满,因不赞成王安石“新法”,不可能得到重用,转任到齐州掌书记。

苏辙来济南的时候,正赶上齐州大旱,“赤地千里,渠存而水亡”,他在《送排保甲陈佑甫》诗中写道:“谁言到官舍,旱气裂后土。饥谨费国仓,剽夺惊桴鼓。”灾民遍野,流民骚乱不安,社会很不安定。苏辙一到任就忙着四处赈灾,甚至“经年未尝出”“历城官事森成林”“三年政令如牛毛”,天天忙于公务。在诗作《自陈适齐戏题》等诗中,他写出任陈州教授时的“清静”,而在齐州任职饱受“磨折”。不过,他很敬业,行政业务熟练“吏事精详”,与民同乐“于民相从,社民甚乐之”,因而颇受济南父老好评。

作为知州的幕僚,苏辙在齐州先后遇到三任姓李的知州,他们非常敬重苏氏父子的人品和才学,其中两位还都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排挤下来的保守派,所以与苏辙相处融洽。

先说齐州知州李师中,字诚之,楚丘(今山东曹县)人,与王安石都是庆历二年同榜及第的进士,却成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。他对王安石的看法跟苏洵的评价差不多,还跟着“补刀”:“今鄞县王安石者,眼多白,甚似王敦,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。”他将王安石的外貌特征(眼白多)与东晋专权乱臣王敦类比,暗指其新政可能破坏朝政稳定引发天下大乱,一句话“丑人多作妖”,长得磕碜也是错!

李师中也是一位诗人墨客,公务之余常与苏辙等幕僚泛舟明湖之上,把酒临风,吟诗咏词,极尽风雅。济南的山川形胜让他们沉醉其中,不过好景不长,李师中在齐州不到半年就调任河间(今属河北)知州。

苏辙把他们的友谊记录在《和李诚之待制宴别西湖(并叙)》中:熙宁六年九月,天章阁待制李公,自登州来守此邦。爱其山川泉石之胜,怡然有久留之意。此邦之人,安公之惠,亦欲公之久于此也。然自其始至,而民知其方将复用,惧其不能久矣。明年二月,诏书移牧河间,邦之父兄皆惜其去。虽公亦将留焉而不可得也。于是数与其僚燕于湖上,曰:“北方幸安,余将复老于此。”酒酣,赋诗以别,从而作者三人。公平生喜为诗,所至成编,及来此邦而未尝有所为,故尤贵之。遂相与刻于石,以慰邦人



济南闵子骞墓

苏辙： 应念兹园好，流泉海内无

“我生本西南，为学慕齐鲁。从事东诸侯，结绶济南府。”因为羡慕孔圣人故里、崇尚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苏辙走进济南这座山水园林之城。他勤政敬业、与民同乐，颇受济南父老的好评。他在这里与三任知州共同为政、诗文唱和，并记录下修建闵子骞祠堂、泺源桥的过程。

之思焉。

李师中也喜爱济南山川泉石之美,打算长久居留。当地百姓感激他的恩惠,希望他能留任,都惋惜他的离去。酒酣之际赋诗告别,随行者有三人作诗相和。李师中平生喜写诗,走到哪里写到哪里,唯独在齐州未作诗,因此此次诗作尤为珍贵,大家将诗镌刻于石碑上,寄托百姓思慕之情。

苏辙在诗中以清新的笔墨描绘大明湖美景,表现了与这位忘年交的离别之情以及对美好时光的留恋:“高情生远岫,清兴发平湖”“纵欢真乐易,恨别不须臾”。最后写下了吟咏泉城的名句:“应念兹园好,流泉海内无。”济南园林之绝美,流泉胜景天下罕见,海内无双。

离任之际,苏辙作《送李诚之知瀛州》一诗,高度评价了李师中治武功,赞扬他是国之栋梁:“少年学诗书,晚岁探至道。岂伊封疆臣,乃是廊庙宝……”诗中回顾李师中的早年求学经历与晚年求道生涯,追述其任职西羌时治军理政、声名赫赫的功绩,也表达了盼望老友履职顺利的期许。

记录修建闵子祠和泺源桥

熙宁七年(1074年)三月,74岁的老臣李肃之由湖北转运使左迁齐州知州。他在职时间较长,在济南留下一些政绩。熙宁七年,李肃之主持重修了齐州西门泺源石桥;熙宁八年,他又主持修建了闵子骞祠堂。在苏辙的《齐州泺源石桥记》《齐州闵子祠堂记》两文中记录了与李肃之共同为政的经历。

泺源桥,指齐州西门跨越

泺水的桥,是当时京师到东海之滨的要道,今又称西门桥,在护城河上。泺水发源于城西南,北流至泺口入黄河。每年只要连下几天的大雨,南山下来的雨水暴涨,桥梁抵挡不住洪水的冲击就坏了。熙宁七年六月,暴雨连下几天,把桥冲坏了。历城知县施辩向齐州府官建议用废弃的河堤石料造一座坚固的石桥,一劳永逸地解决交通问题。

于是,知州李肃之主持重修了一座石桥,“三跌二门,安如丘陵,惊流循道,不复为虐”。新桥有三级跌水,两孔桥洞,安稳得像座小山,洪水分道而泄,次年又遇到大水,泺源石桥很好地应对了再次汹涌而来的洪水。苏辙亲历了此事,感到有“不可不记”的必要,遂写下《齐州泺源石桥记》,记录了石桥工程的原委和实效。“太守李公日至于城上,视其工之良窳与其役之劳佚,而劝相之。”李肃之每天都到城墙上,视察工程的质量和进度,鼓励施工人员。苏辙在文中详述记录了施工过程,包括资金筹措、军民协作及官员督导等细节。苏辙还通过对比新旧役法差异,批评当时“新法”对惠民工程的制约。

闵子骞,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,春秋时期鲁国人,以其孝悌之德、高洁品质为世人所赞颂,他“单衣顺母”“芦衣顺父”的典故历经2500年至今流传,闵子骞墓在今天百花公园西门外的济南孝文化博物馆内。

苏辙在《齐州闵子祠堂记》中记录,历城东五里处有闵子骞墓,但长期无庙宇祭祀。李肃之到任后,当地父老请求修建祠堂以补缺憾,“于

是庀工为祠堂,且使春秋修其常事”,李肃之遂召集工匠建祠,并且恢复在春秋两季举行的祭祀活动。百年来荒废的祠堂修缮完成,“百年之废,一日之举”的巨变表现了李肃之对齐州文化复兴的功绩,这让齐州父老十分感动,苏辙于是“退而书之,遂刻于石”。

政无旧新,以便民为本

两年后的熙宁九年(1076年)二月,76岁的李肃之因病请辞,李常来齐州接任知州。李常,字公择,南康建昌(今江西南城)人。李常与王安石本来都是江西老乡,关系挺不错,后来却跟王安石的新法唱反调,《宋史·李常传》中记载,他曾强烈批评新法:“条例司始建,已致中外之议。至于均输、青苗,敛散取息,傅会经义,人且大骇,何异王莽撰《周官》片言,以流毒天下!”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均输法、青苗法收取利息的政策,认为此举违背经义且危害百姓,冲着王安石一顿猛捶,把他的做法与王莽篡政《周官》以祸乱天下的行为相等。因此李常被调出京城,到处外派打杂,从被贬滑州通判到鄂州、湖州守,直到齐州太守。

李常与苏轼、苏辙兄弟是老相识,在京城时与苏辙还在一个部门共过事,早就有诗文唱和,感情颇深。李常还是著名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的舅舅,黄庭坚名列“苏门四学士”之首,是苏轼最看中的门生,可以说亲上加亲。一别经年齐州重逢,真是“他乡遇故知,一杯不解肠”。苏辙对老友的到来也非常高兴,“济南三岁吾何求,史君后到消人忧”。李常爱

写诗还高产,从湖州来齐州的路上,作《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》,苏辙一一唱和,其中不乏名句,有表示乡愁的“愁思锦江千万里,渔蓑空向梦中求”,有盼望仕途平坦,不再有坎坷的“何时好霖雨,是处有通川”,还有期冀能像隐士一样潇洒脱俗的“一望云霓百忧集,应思平地隐居人”,抒发了对客居他乡、身世沉浮的深深慨叹。

李常治理地方很有一套办法,他赴任时,济南周边盗贼又开始泛滥,天天都有案件发生,剿寇成了当务之急。普通的盗贼只要被抓住,李常就收编到自己的麾下当兵,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,利用改造过来的贼去剿灭盗贼。半年时间,诛杀盗匪七百多人,基本肃清了济南周边的盗贼,守护一方百姓平安。

公务之余,李常也常与同僚宴饮湖上,吟咏风物。去泉边打水至今还是济南人的日常,苏辙与李常入乡随俗,常去泉边汲水,其中最喜欢到城南金线泉(今趵突泉公园内)汲水烹茶。苏辙曾做《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》诗曰:“无锡铜瓶手自持,新芽顾渚近相思”“蟹眼煎成声未老,兔毛倾看色尤宜”“性似好茶常自养,交如泉水久弥亲”。

诗中通过无锡铜瓶、新芽顾渚、蟹眼、兔毛、枪旗等丰富意象,描写金线泉水煮新茶的诱人场景。以“性似好茶”“交如泉水”比喻友情,结尾感叹友人调动后新茶难续,含蓄表达离别之情,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蕴结合,把济南泉水风情与袍泽之谊相交融,也展现了宋代茶文化的雅致意趣。

熙宁九年重阳节,李常设宴邀请文人登高赏菊。不巧苏辙生病不能如约赴宴,就写下了《次韵李公择九日见约以疾不赴》一诗,表现诗人因疾病不能赴宴的孤寂之情:

它年逢九日,杯酒逐英豪。
渐老经秋病,独醒何处高。
床头添药裹,坐上减牛毛。
寂寞知谁问,烦公置浊醪。

对重阳节因病未能赴约感到遗憾,直抒年华老去、孤独寂寥的感慨,也表达苏辙对李常的感激和深厚的友情。

熙宁九年十月,苏辙任满回京銮叙,通俗地说就是回京考核政绩,确定职级,等候新的职务安排。离别时写下《喜雪呈李公择》一诗,以突降瑞雪为背景,通过“我行今不久,公到对方昨”等句,寄托临别之际的眷恋之情。离开齐州的次年,苏辙又作《寄济南守李公择》,“辞家四千里,特此慰穷独”直抒苏辙宦游羁旅的孤寂心境,“夜话继华烛”“飞花暮雪深,浮蚁糟床熟”描写当年暮雪纷飞,冬夜秉烛围炉、把酒夜话的惬意场景,洋溢着酒香与诗意,对济南时光充满怀念。

苏辙在齐州赈灾救民时,看到新法给百姓带来的负担和弊端,亲见民间疾苦感同身受。他主张推行仁政“去民之患,如去腹心之疾”“政无旧新,以便民为本”。回到京城,他向神宗皇帝上奏《自齐州回论时事书》,指出青苗法、保甲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等变法政策对百姓的负面影响,主张变法需兼顾民情。